

最差影片的最佳配角

李 栋 著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最差影片的最佳配角

李 栋 著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最差影片的最佳配角

李 栋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125印张 3插页 208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20

书号: 10368·151 定价: 1.55元



作者照片

作者简介

李栋，男，汉族，一九四二年生，广西岑溪县人。曾担任过记者、编辑，现任福建电视台编剧。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目前为止，共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主要作品（包括与他人合作的作品）有：《彩云归》、《心心相印》等短篇小说四十多篇，《狗熊·香樟·厂长》等中篇小说八篇，《武林传奇》等长篇小说三部，已录制《浪迹天涯》等电视剧五部十二集，已拍《情天恨海》等电影四部。其中《彩云归》获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下棋看五步》等四篇小说获省级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从生活深处来

——漫评李栋短篇小说创作

陈孝全

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里，李栋和同时代某些作家相比，他的作品也许不算太多，似乎也不顶显眼，但《最差影片的最佳配角》这一集子，却显示出他是一个思想敏锐，富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不论在题材、主题、人物、构思等方面都有他独自的特色，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

李栋是有坚实生活基础的。他自一九六〇年中学毕业后就走上生活道路，当过人造卫星观察站的观测员，还当过打字员、售货员、仓库管理员、护林员，在原始森林里过着色彩斑斓、艰苦而又带有浪漫色彩的生活。不久，即调到报社当记者、编辑。“文化大革命”，进了“牛棚大学”，继后又当上了文艺刊物的编辑、副主编乃至福建电视台的专业编剧……曲折而复杂的生活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加强了他对人生的认识；同时也培养了他的文学意识，激发了他对创作的热情，正如他说的：“我的作品正得力于当这些‘员’时的生活积累。不论在什么岗位、在什么处境，都要用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生活，努力发掘生活的美，并用艺术形象展现出来。”

（李栋：《生活、灵感、创新》）难得的是，李栋一开始迈上创作道路，便坚持从自己生活的脚步中探寻“独特”的艺术节奏，抒唱属于自己的心声，他说：“以我的切身体会，一篇作品的成功，总有它的独特之处，不是独特的主题，就是独特的人物，或者独特的情节……总之，缺乏独创性的作品是没有生命的。”“文章切忌随人后。”正是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他的作品焕发出不同于众的韵味和色彩。

李栋短篇创作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那里有原始森林奇诡变幻的风光，有活动在深山老林里科学工作者艰苦生活的情景，有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怀恋，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和城镇经济繁荣的面貌；还有武林传奇故事，人才成长艰辛的历程，法律战线上尖锐的斗争以及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针砭时弊之作。五彩缤纷的题材，浓郁的泥土气息，都反映了作者对现实感受的灵敏性和生活情趣的广泛性。但李栋短篇的动人之处主要还不在于他的笔触涉及面比较广，而在于他对生活现象思索得比较深，他力图通过对题材的深入开掘，去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新发现。作于一九七九年的《彩云归》是一篇回归题材的小说，这类作品当时已为数不少，但作者另辟蹊径，大胆地把小说背景放在台湾，描写国民党上层人物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作品扣住一个“归”字，透过黄维芝个人的生活史，奏出一曲哀情绵绵的“彩云归”，表现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悲剧——“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但是，党中央统一祖国的声音，温暖了流落海角的游子的心，又给他们带来了回归故土的希望。作

者通过对题材纵深的发掘，提炼出有意义的主题。它已不同于一般的怀乡和思亲了，缠绵悱恻的“彩云归”抒唱的不是泛泛的儿女恩爱，而是表达海峡两岸人民刻骨铭心的民族深情。作品通过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使回归主题，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如果说在《彩云归》里，作者是以历史事件为重心贯通现在，那么在《审判》里，则是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审判》反映的是有关法制方面的问题。这类题材在当时为数颇不少，有的写权对法的干预，有的写势对法的践踏，李栋却别开生面，高明地攫住“情”与“法”的矛盾往深处开掘，从而揭露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历史根源。使人们清晰地看到根深蒂固的封建特权思想是如何地仍在新形势下污染着人们的心灵，破坏着社会主义的法制，给国家肌体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显而易见，作品“审判”的其实不仅是刘磊个人，而是“审判”了“刑不上大夫”这一具有庞大社会基础的封建思想意识。

在《最差影片的最佳配角》集子里有一组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现实的作品，在取材和主题开掘方面又是别具一格。作者并不去直接描写现实中的巨大变化，而是摄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镜头，从一个断面来展现矛盾，表达自己对新生活的见解。如《上帝也得过礼拜》，通过老市长礼拜天深入自由市场的情景，揭示了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这类作品显然和《彩云归》、《审判》不同，时间跨度不大，联系现实面也不广，作品写的只是一个干部的一天生活。作者的笔锋就从这一角度穿透进去伸展开来，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起飞的大好形势下

的新问题、新矛盾，从而表现了新事、新风、新人，使作品透出一股新意。自觉追求作品的社会意义，正是一个有史命感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李栋笔下的人物是众多的，有瑶族老猎人、武术家、运动员、医生、音乐家、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国民党高级官员等等。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物，他们都各自呈现出自己的光亮与色彩。这既得力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对人生的思索，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作者塑造文学人物形象的才气。李栋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突出特点是，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发掘人的灵魂，着重表现他们的精神、理想和心灵上的美。这尤其表现在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刻划中。柳直矗是作者在《种瓜得豆》中写得比较成功的人物。柳是个专门研究大熊猫生态和人工驯养的动物学家，作品通过对他婚姻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他的高贵的内心世界，刻划了他吃苦耐劳、忠厚善良、富有理想的优秀品质。作家十分巧妙地在“红娘”深入林区的生活经历中，选择那些富有典型意义的情节透过“红娘”一双眼睛来观察、发现、展示柳直矗心灵世界的闪光点。柳直矗对熊猫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他看到熊猫死亡时，内心“埋存着痛苦，眼圈都红了”；为研究熊猫病情，他忍受着烈日的蒸烤和恶臭的折磨，进行解剖。为了观察熊猫的生活情景，他不分寒暑忍饥挨渴，在密林中进行追踪。他曾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扣发了工资，但他还从可怜的生活费里节省下钱来花在熊猫身上。作品写熊猫，都为的写柳直矗，写他的理想，气质和精神。“红娘”终于“在熊猫的身上，开始认识了柳直矗”，她感到柳直矗“并不是不

懂得什么叫爱，而是为了更崇高、伟大的理想与信念……他不得不作出了牺牲”。一颗心照亮了另一颗心。这位原扮演“红娘”角色的姑娘，最后却“慧眼识柳”，从心中发出“柳直矗值得爱”的呼告。作者独出心裁以婚姻为中心，以描写保护熊猫为情节从一个心灵窗户——眼睛，去反映另一个人物的内心，从而让人们接触到两个高洁的灵魂。

李栋的短篇小说还显示出，他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于激烈的内在冲突中剖现蕴存在人物心灵深处闪光的东西，从而产生感人的艺术效果。在《最差的电影的最佳配角》里，作者描写了一个“有才华有追求”的青年工人范瀛的形象。范瀛虽然只是个电影厂的场工，但他却有当导演的理想。一个偶然机会他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大群众”角色而受到领导的器重，但他却拒绝荣誉，不愿成为花瓶式的“新闻人物”，而失去独立的人格。他敢于发表“赤裸裸真话”，评诂电影厂的陈规陋矩，敢于指责依仗父势矫揉造作的女演员，敢于批评总摄影师陈旧的美学观念，敢于当众指出导演在艺术处理上的疏忽。真是处处充满矛盾，到处都是纠纷，作品高明处就在作者把这一人物放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众多眼光中来映现他的灵魂。作品采用第一人称手法，而其中“我”的身份却在不断转换，有演员、摄影师、导演、记者等等，让不同人物，从不同位置，以不同态度，发表不同意见，透过种种视线——怀疑、嫉妒、赞许，从多种角度来测绘主人公的心灵；从正面、侧面、反面，以多种光束来凸现他的性格。从而塑造了一个在变革时期，有崇高生活目的，具有倔强与正直个性特征的先进青年的典

型。

李栋对人物描写的另一特点：从生活出发，依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见解来创造形象。譬如《审判》里的陈喆是作者要歌颂的，但他并没有把这一人物净化，而是根据人物的地位、处境和社会关系，细致地探索他内在感情的变动，描写了他既是刘磊“儿子”，又是他的公诉人的复杂的情感世界。在理智上，陈喆明确自己作为公诉人的责任，但当他意识到随着自己工作的进展，将给刘磊全家带来无穷痛苦时，他的感情就不能平静了。作品真实地描写了他这种理智和感情冲突的痛苦的心灵旅程。当他在狱中一见到刘磊，脸上就苍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张大了嘴吧象在喊什么，却没有发出声音”，“脸孔绷得几乎一丝表情都渗不进去”，走出监狱时他“举步维艰”，连那河滨大道美丽的晚景，都“视而不见”了。这些木然的表情和神态，反映的正是他万分苦痛而紊乱不堪的心绪。接着作品又在客厅辩论的场面里，通过一些潜意识动作的描写，显现了他挣扎于感情激流中的微妙的心理和心态，表现了他是怎样地经受住感情潮头的打击，于痛苦的旋涡中冒了出来。由于作者真切地描摹了陈喆心理状态的复杂层次，烛照幽微地呈现了他理智战胜情感的思绪变迁历程，因此使这一人物显得有血有肉，近情近理。再如刘磊是作者批判的对象，但并没有把他丑化。作品紧扣对他犯错误的原因——无知和盲从的分析，描写了他思想情绪转变的过程。开始，他的心情是“委屈、愤懑多于负罪的痛苦”，但在大量事实启示下，尤其当他得知由于自己过失，而葬送了曾经救过他性命的佟老汉一家幸福

时，他终于在悔恨中清醒了，认识到自己罪无旁贷，“刑不上大夫”，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代，应当在共产党人手中结束，从委屈愤懑到诚心服罪。作品就在这样处理中，剖析了这个犯罪干部精神领域的复杂内涵。他有缺点错误，但他质朴、高尚，他悲剧的命运带有时代的色彩，这就大大加强了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此外，作者即使描写国民党上层人物，也一反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正如作者说的：“不把他们一个个都写成昏庸、腐化坠落，甚至写写他们个人也有一些不坏的品德”。《彩云归》中。少将军医黄维芝虽然追随国民党多年，但却富有正义感，他不愿“背义于朋友”，将特务的企图通知共产党员的朋友，破坏了他们劫持的阴谋；他“春兰秋菊情难移”，二十年不为声色犬马环境所诱惑，保持了对妻子坚贞不渝之情。就是愚忠于反动政权的大特务曾耿，人性也并未完全泯灭，最后他抱着“以一死而谢故人”的决心，放走了黄维芝一家三口。作者避忌对人物形象作脸谱化的简单描绘，这无疑加强了形象的真实感，因而也更加深了作品的悲剧色彩，加重了它在读者心中的份量。

一个作家的成就，首先在于创造出众多个性相异的形象，而这关键就在善于写心，如古人说的，“盖写其形，必传其神，必写其心”，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表现，达到传“神”显“形”的目的。要“写心”，自然就要“知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合的提纲》）。对于这个问题，李栋是深有体会的。他曾说，由于对人的本质缺乏深入的认识，因而作品

“立意不够深邃，缺少撼人心灵的艺术力量”；后来，严峻的生活提高了他的认识，因此“在创作上我也从写‘物质的人’，渐渐进到写‘社会的人’”。在集子中我可以看到作者艺术创作，这样一种长足进展的过程。

凡读李栋的小说，大都会感到他艺术表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巧”，情节充满了偶然性、戏剧性与离奇性。在《审判》里，公诉人陈喆要起诉的犯人刘磊，偏偏是他的救命恩人，而被害人佟老汉又偏偏是刘磊的救命恩人，这亦可谓巧合至极了。其他如《游子心》、《彩云归》、《八卦莲花掌》以及《种瓜得豆》等作品中都有类似情况。十分明显，李栋是喜欢以曲折离奇以至惊险的情节来引起读者的兴趣，借助“引人入胜”的故事把读者诱入自己巧为设计的艺术境地。这种以“巧”取胜的艺术表现手法，使李栋的作品带有类似“无巧不成书”的情节小说的倾向。这类小说自有它吸引人的力量。但，如单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猎奇求险，而忽视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脱离了生活的真实，往往会弄“巧”成“拙”，大大降低了作品艺术价值。综观李栋的创作，似乎还未有这样的缺点，他还没有因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而忘却文学最主要的使命，他是力求通过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构成，达到描写人物突现主题的目的。譬如《审判》就是利用陈喆、刘磊、佟老汉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强化矛盾，透过这种巧合关系形成的冲突，来凸现他们不同的精神面貌，鲜明地反映了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和处理感情问题的道德标准。如果去掉这种巧合，那作

品深沉的悲剧魅力就大为减色。看来不少作家乐于应用偶然的情节来表现生活必然的真实，创作自己的艺术是不无道理的。巴尔扎克就说过这样的话：“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偶然情节的生命力，就在它要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大体上说，李栋还是较好地掌握和处理了巧合情节和表现生活、塑造人物之间的辩证关系，达到以偶然表现必然，以“巧”表现了真。这“巧”，正是他选择、处理题材的艺术才智，是他反映生活和艺术构思的一种独特手段。

李栋短篇创作的巧，还表现在他对悬念这一手法的灵活运用。他往往在作品中通过对悬念的设置来强化情节，增加故事的紧张性，把读者的心弦绷得紧紧的，始终保持着高度兴奋的心理状态。细读李栋作品不难发现，悬念实际上常常成为他结构艺术上的一个手法。为人称道的《心心相印》，即以悬念为纽带来联结和铺排情节的。作品采用书信、电报、便条等形式组成，青年画家杜劲偶然拾到青年植物学家陈子虚的手稿，因寄还给他而通起信来。开始陈子虚以为杜劲是个老头子，后来才知道对方原来还比自己小五岁，共同的志趣和对事业的热爱，两人友谊与日俱增。直到相会，陈子虚才恍然大悟，杜劲原来还是个未字的姑娘，由是真挚的友谊终于升华为心心相印的爱情。在作品里，杜劲隐瞒自己姑娘身份所形成的悬念，贯串始终，在情节演进中，作者从未作过任何暗示。这一令人悬念之谜，直至结束才突然解开。这一猛然转折，在结构上收到了异峰突起，烛照全篇，点显主旨的功效。似在意料之外，实在情理之中，使作品显

得既有情趣复有理趣。另一种则是如《八卦莲花掌》那样悬念迭起，回叙连环，层层递进，作品一开头便以“掌碎母豹天灵盖”这一惊险情景，带出麦耿和失散多年的妻子意外相逢，构成强烈的悬念，紧接着则以一组闪回镜头有层次地回顾麦耿坎坷的经历，带出“掣怒马巧遇奇人”、“初试莲花掌”等一连串生动故事和王立峰、陈钊等人物，构成一系列悬念。这种悬念迭起，情节相套的结构布局，使作品曲折顿挫，意趣盎然。象这样悬念和闪回镜头相组合的结构样式，在李栋作品中还不是仅此一篇。要强调的是，在李栋笔下的悬念不单是为了加强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主要的还在强化人物形象，因为那些悬念无不紧扣着人物的命运，强烈的悬念产生强烈的心理效应，所以当这些悬念一旦解开，一切疑虑烟消云散，人物形象也就豁然明朗了。这在《心心相印》等作品中都得到较充分体现。可以说，悬念在作者手里，实际上又是一种加强审美效果的结构技巧和艺术手腕。

最后要谈的是李栋在短篇小说的结构布局上，对结尾艺术的重视。他善于借助不同的尾声，收到不同的效果，增添作品的感染力。这也是他作品“巧”的另一种表现。《审判》的结尾是：当刘磊在判决书上签字，正要被押走时，陈喆突然从公诉人席上站起，跨越栏杆，跳到刘磊面前伏在他的身上，喊道“刘爸爸”，“他浑身颤抖，滚滚热泪，涌泉般地流了出来”。刘磊“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这是多么掣动人心的场面呵！陈喆的泪水和刘磊的泪水汇流在一起了，情与法得到了矛盾的统一，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也由此而提高、深化了。《彩云归》的结尾是十分抒情的；黄维

芝、朱义、钟离孝贞面对茫茫大海，聆听着收音机传来钟离秀兰深沉委婉的“彩云归”歌声，接着传来了广播员清脆而亲切的声音，宣告中国政府对台问题的立场。他们久久地听着，心中“升腾起了巨大的希望”，“一阵春风吹来，无限的海面荡起了万顷碧波，只只海鸥，轻快地掠过海面，振翅穿云，向着远方，向着希望飞去，飞去……”。寓意深长的画面，和开头朱义跳海的惊险镜头，形成了强烈的呼应，充满希望之声的尾音，给揪心断肠的“彩云归”输入了乐观的旋律，给作品开拓了崭新的意境。其他如《心心相印》颇为谐趣的结局，《研究所长和轮渡“歌星”》具有哲理性的结尾，都能激发人们遐想，勾起无穷的回味。结尾是文艺创作中不可忽视的环节。契可夫曾说，“我要等到想出一个跟开头一样美妙的结局才写它”。

上述种种都说明了和作品的思想性一样，李栋在艺术表现上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力图从自己对生活的独到见解中，寻找独到的艺术手段，这也正是他竭力追求创新的表现。无庸讳言，正如作品有不少令人赞赏的优点一样，李栋小说也有值得商榷的不足之处：有的为追求画面的生动气氛而忽略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有的手法不够多样~~，叙述和描写结合不好，显得有点单调；~~有些篇什在情节安排上留有明显的人工斧凿痕迹，有牵强造作之嫌。~~这些都说明了李栋的创作还有一个提高的过程，~~要~~创造出更精更美的作品和建立个人艺术风格上，~~还有一段继续探索的~~历程。李栋创作的成就主要得力于有比较坚实的生活实践，在返顾自己创作道路时，他曾表示今后还要继续“扎根到生活里去，不是身入，而是深

入”。这说得好！我们希望作者把自己的文学种子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扎得更深，更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看到他的文学创作之树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甜美的果。